

浮想縱橫



馬國亮 著

開益出版社

Maison d'éditions Quaille

馬國亮 著

浮

想

縱

橫

開蓋出版社

浮想縱橫

作 者 : 馬國亮

封面設計 : 古 澳

出 版 : 開益出版社

Maison d'Editions Quaille

印 刷 : 開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港葵涌華星街八至十一號

華達工業中心A座八樓十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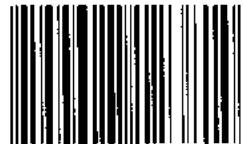
電話 : 2428 3523

傳真 : 2487 5245

初 版 : 一九九六年九月

定 價 : HK\$80

國際書號 : 1-19-7123-9921



9 799627 123810

目錄

前記 ······

浮想縱橫篇

且說五千年後 ······	十四
小議時尚 ······	十一
杭州夢遙 ······	十五
赤腳天王的故事 ······	廿三
偉大的歷史笑話 ······	廿五
寫給別人看的日記 ······	廿七
說謊的故事 ······	卅一
皇帝與總統 ······	卅八
無求未必品高 ······	四十五
蘇格拉底的悲劇 ······	四十七
唯酒無價 ······	五十三
歐·亨利的啟示 ······	五十五
太子模範張學良 ······	五十八
起頭與結尾 ······	六十四
四條腿的婚禮 ······	六十六

眾生難渡 六十八

外孫女·唐詩·宋詞 七十一

走上宣傳會議講台的人 七十五

綿綿無盡的二十元 八十二

捷足先登 八十四

文化與文明 八十七

我們是文明的嗎？ 八十九

給「到此一遊」先生 九十一

話說從前 九十六

先進乎？落後乎？ 九十六

第一個花甲 一〇一

——為《良友畫報》六十週年作 一〇二

序 一〇五

藝海群英篇

「對的，便應該堅持。」

——巴金先生一夕談

不斷向自己挑戰的藝術家

——記林風眠先生

人事幾回傷往事

懷念林風眠先生

一九九

與郎靜老話當年

一二八

葉淺予與戴愛蓮

一三三

小記葉淺予

一三八

馬思聰追憶曲

一四一

林聲翕談現代派音樂

一五九

廖冰兄與諷刺漫畫

一六六

一代名優薛覺先

一六八

悼念黃堅

一七一

殷承宗在卡內基的勝利

一七四

許斐平通向鋼琴之路

一八一

美國情趣篇

西遊記

一八九

俄勒崗獵奇

一九八

美國「山海經」

二〇九

大鄉里看美國

二一四

不是天堂·勝似天堂

二二一

美國文化·淺而不薄·
聽的藝術·吃的藝術·

二三八
二三五

時光倒流話香港

從不屑到苦戀·	二四二
尾樓風光·	二四四
提倡公開「性」問題的先行者·	二四七
逼上梁山·就讀香港·	二四九
公開販毒·公然吸毒·	二五三
票友·台上台下·電影·	二五五
警察與劫匪·	一五八
塘西風月·	一六〇
當代社會·古代女奴·	一六三
「古靈精怪」的歷程·	一六五
文化沙漠《洋人大笑》·	一六八
中國人在香港的怒吼·	一七〇
被破壞了的假期·	一七二
香港是避風港·	一七四
到烽火中去·	一七六
漢皋行·	一七七

急人之急，見義勇為	二八〇
先付款，後交貨	二八二
熠熠群英，雲集香港	二八三
從長袍想起朱旭華	二八五
第三位貴人	二八七
半路出家，學寫劇本	二八九
禍從天降	二九一
相濡以沫	二九三
寂靜不是平靜	二九五
逃出香港	二九六
離港以後	二九八
從上海再回香港	三〇〇
富貴曼花	三〇二
馬師曾	三〇四
前塵如夢	三〇五
電影放映史的新紀錄	三〇七
上海，北平兩無緣	三〇九
從永華到長城	三一一
楊濛變夏夢	三一二
讀書會	三二一

五十年代影業公司

「新中華畫報」「電影半週刊」

再會·香港

烽煙歲月篇

漢皋行

——中國心臟的剪影

「先生，我們沒辦法……」

外交戰線上的勇將

藝術家往何處去

不再流浪的孩子

訪問周恩來先生

「西行漫記」作者斯諾訪問記

「日本密探」萬斯白的會見

在孫夫人家裡作客

冬之什

丁夜小記

三一七

三一九

三二〇

三二五

三二六

三二八

三二九

三三一

三三二

三三七

三四八

三五八

三六五

三七〇

前記

整理好這個集子，原打算命名為《拼盤》，因為內容雜得可以，像幾樣菜色拼在一起。轉念怕買書的人誤會是《食譜》，結果還是因利乘便，順手取了首篇的《浮想縱橫》為名。從全書看，似乎還勉強說得過去。

先說首篇縱的是從現在談到五千年後，又從現在談到過去兩千多年前。橫的更不必說了，從人和事，文明與野蠻，笑話與正經等等，只是不夠全面。接下去的《藝海群英篇》，都是作者接觸到的藝術工作者，無論是已經作古或現存的，皆是鍥而不捨地獻身藝術，作出了不同尋常的貢獻的人。特別是一些多災多難的知識份子，儘管在極其坎坷的路上，依然昂首闊步，如天寒抱冰，夏熱握火，堅忍地從事藝術生活。人生苦短，藝術長存。他們的苦鬥生涯，使我至今心儀不已。

美國是個年輕卻是個勇於創新的國家，它的社會風貌有如萬花筒，有不少可供描述的事物。《美國情趣篇》可說是我的另一拙作《美國短長》（香港文匯社出版）的續篇。正如我自嘲為「大鄉里」一樣，對美國的認識還差得很遠。在美國羈留多一次，愈感到所見的不僅是皮毛，而且也是皮毛之見。至於香港，現在大家都矚目九七，九七之後是個什麼樣子，誰也難以預測。《時光倒流話香港篇》乃是願以個人的經歷，提供一些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香港浮光掠影，讓今天中年以下的讀者在憧憬九七之餘，不妨回過頭去，看看香港當年是怎樣的一個地方。鑒往未必知來，作為茶餘酒後的談助，未嘗不是

趣事。

最後要說的是《烽火歲月篇》，這是抗日戰爭中的殘墨。八年中，作者流離轉徙了半個中國，寫過不少有關抗戰的文稿，還出過一些單行本，都在戰火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年來幸好友人的協助，居然給覓來雖然為數不多的舊作。從這為數不多中選出幾篇，收錄於此，作為歷史的見証，也聊為紀念勝利的五十週年吧。

畢竟是「拼盤」。只怕它的色、香、味未必盡如人意。

作者 · 一九九五年四月 · 香港

浮想縱橫篇

且說五千年後

五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八年，世界博覽會在紐約舉行的前一年，主事的人忽發奇想，要趁此機會為後世子孫留下一個永久的紀念。於是威士汀公司設計，特製了一個長度為七呎六吋的金屬筒，把我們這一代的文明，擇要濃縮地裝在裡面，在建築博物館的奠基禮時，埋在五十呎深的地下，聲明五千年後才能開掘，供六九三八年的子孫參考。

金屬筒內所裝的，顯示我們這一代文明的具體的東西，計有：由開罐頭刀至小型照相機的日用品三十件。原料和毛織品四十種，五穀及各類植物種籽，共為一千一百呎的微型活動影片三盤，內容包括攝入等於圖畫一百冊的文字一千萬字，圖解一千幅，英語字典及俚語詞典各一冊，翻譯成二十種文字的寓言「北風與太陽」一篇，三百種文字的祈禱文，商業目錄，世界年鑑，科學藝術的著述、名畫、樂譜、雜誌報章八十種，火車航空時間表、現代科學、工藝、軍事、宗教、哲學、藝術、風俗、習慣、家庭、工廠等等的敘述與圖解。還有小型放大機一部，供後人看影片之用。筒內具體的書只有兩冊。一是「聖經」，另一本是金屬筒所藏地及內容圖解及目錄。後者多印若干冊，分散置於各地圖書館，以便在五千年後，最少有一冊傳世而為後人發現，從而發掘出這個五千年前的文獻。

除此以外，還請了當時有代表性的三位著名學者為後世留言。第一位是愛因斯坦的：「我們所處的時代，雖然富於創造，一切發明對人類生活有很大的改進，利用機械越洋過海，節省工作疲勞，實現飛

行技術。電波使全世界交換訊息，毫無困難。但因生產與消費全部改觀，人們受到經濟的壓力，因而缺乏享受。若干國家把屠殺作為國策，使人不寒而慄。蓋由於一般人的智力和品格，遠較為大眾謀福利的為差。我希望後世子孫讀了我的話的，以能比我們更優勝為榮。」

第二位留言的是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他說的很簡單：「諸君，你們也有精神悒鬱嗎？老實說，地球上絕無可以使人滿意的事，然則人類又何需此物？」

第三位是對電子電荷和光電效應的研究，獲得一九二三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國科學家密立根，他說：「專制政治在目前的紛爭中，倘使獲得勝利，世界的將來只有重演過去戰爭侵略的歷史。倘使專制政治一敗塗地，未來就是黃金時代，我就不需再說什麼了。」

以上就是金屬筒內的全部內容。該筒以極堅硬的金屬所製，據說可久經風霜不會被腐蝕。內套一個經熱不熔化的玻璃管，存放各物後，抽成真空，輸入氮氣，以免生鏽，能保存五千年不壞。

幾個月前，由於友人方寬烈先生的協助，給我在台灣搜購得十多冊「大地畫報」。這是三十年代末期，我在繼「良友畫報」之後，主編的畫報。雖然搜集到的不是全部，卻在第三期內，發現有這樣的一個報導。事隔逾半個世紀，重新看看，感到既古老又新鮮。更因幾十年來歷經滄桑，這事可能已為世人忘記了。

為五千年後的子孫埋下這樣的一個金屬筒，聽來彷彿有兒童遊戲的味道。構思雖屬天真，到底還是出於良好的願望。至少讓五千年後的人能一下子就可以完整地認識、比較和評斷二十世紀的我們的活動和已有成就，不致要遍翻群籍、追本求源，才能弄到一點將信將疑的東西。

不過，五千年後，這個整天繞太陽而行的地球會有什麼變化，甚至是否仍然存在，你我都不是神

仙，誰也沒法預知。洪水、地震、滄海變桑田，臭氧層以及各種人類不負責任的活動造成的生態失衡，都會使地球變樣。即使不會有如舊約聖經所說的挪亞的遭遇那樣，地球上的生靈全部毀滅，但由於一時氣憤，手指在按鈕上狠狠地按一下，引致連鎖反應的核子彈頭爆炸，都可能在幾分鐘內使全部人類同歸於盡。更不要說像一些科學家預言過的，說不定有一天地球和太空的其他星球相撞，一剎那間天崩地裂，萬物化為烏有。如果真會這樣，那麼說什麼都是廢話。不過，聊足自慰的是，過去了的何止五千年，億萬年也能平穩地過渡到今天，我們就不妨從好的方面估計，但願上帝留情，再過五千年我們的地
球依然無恙，有朝一日，這個留給遙遠的後代的錦囊能重現人間。

且說五千年後，世界會是個什麼樣子，除非輪迴之說是可信的，而且你我都須積善積德，在不斷的輪迴中仍能轉世為人，而不是馬牛羊、雞犬豕，否則極難躬與其盛。不管怎樣，我們不妨極目天涯，預測五千年後的情況吧。

不容置疑的是，五千年後的科技將更突飛猛進。就以一九三八年和現在相比，已有難以想像的飛躍。那時候，家裡有個無線電收音機，已經是高度的科學享受。那時沒有電視，世界發生了大事，要隔多天、幾星期後，在電影院放映的時事片、或在家裡看畫報才能了解實況。沒有噴氣民航機，沒有電腦，更沒有一切以電子為基礎的生活用具。就連塑膠這類今天使全世界充滿了難以清除的廢料的東西也未出現。僅僅是事隔幾十年，今天我們什麼都有了。「封神榜」裡面說的，已不使人感到稀奇。飛彈已超越了「祭法寶」。水遁有潛水艇，土遁有地下鐵道。不難想像，五千年後人們可以說遁就遁，遁到水裡，遁到土裡，不要潛水艇，不要地鐵，就能隨意所之，不能說是荒誕。

物質文明飛步向前。由於書呆子似的科學家對自然界無休無止地要窮其究竟，由於企業家對利潤的

追求，也由於世人對物慾日高一日，沒有人能夠阻止。但精神文明是否能齊頭並進，卻是問題。何況前者有時更加速後者的摧毀。例如過去刀、火藥和原子能的發明，只是擴大了人類的互相殺戮。我們從現在起倒數過去的五千年來看，說來傷心，人類至今在道德品質上的變化極少，極少。

幾千年前的歐洲和亞洲，都是奴隸社會。今天，奴隸卻依然存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美國政府委託著名電影導演佛蘭克·卡勃拉剪輯的一系列的二次大戰新聞紀錄片中，我們看見德國的青少年、意大利的青少年和日本的青少年，都得舉手或鞠躬向野心家誓死效忠。如非這樣，就是叛逆。這是二十世紀的奴隸，沒有個人自由，不能有所選擇。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說的人完全是一副奴隸主對奴隸的嘴臉。在極權國家裡數以千計監獄裡的囚犯，被迫勞役生產，都是奴隸制度的持續。更不要說那些全世界有的是明裡暗裡的人販子所幹的勾當了。二次大戰以後，聯合國及國際勞工組織，仍然得為反對奴隸制度作出種種努力，為此於一九八四年通過了「人權宣言」。但直到今天，為保持其奴隸制度，反對人權的，仍大有人在。

黑格爾雖然認為整個人類歷史是人類精神上道德上取得進步並達到自知之明的過程，但他卻也不無自相矛盾地慨嘆：「人們和政府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得到教訓，或根據其中的因果有所收穫。」

這位影響深遠的一代哲學家，當然是研究了許多歷史事實，才痛心地說出這話的。具體的證據嗎？眼前就有：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壓制異己，貪汙盛行，終致敗走台灣。中共以義師姿態取代，曾幾何時，竟又青出於藍。還是讓黑格爾說中了。這是中共的不幸，更是老百姓的不幸。

放置給五千年後的子孫的金屬筒時，正是中國飽受日本蹂躪；在歐洲，希特勒已侵占了奧大利，併吞了捷克的蘇台德區，燃起了歐洲大陸的戰火的時候。金屬筒內的影片，就有日本飛機轟炸廣州的實

況，顯示二十世紀人類如何殘酷地屠殺自己的同胞，這也可以說是「異於禽獸」吧，難怪托瑪斯·曼嗟嘆地球上一無可取，而密立根更預言，除非專制政體失敗，才有未來的黃金時代。

密立根未免過於天真，德、意、日軸心雖在後來被粉碎了，黃金時代並未來臨。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戰爭在地球上從未停息過。殺人的武器愈製愈精。裁軍會議開了又開，幾十年來只有走過場。你擁核武，我自然不肯吃虧。沒有人真心响应禁止擴散。新的納粹黨已蠢蠢而動，軍國主義也不甘雌伏。「解放」全世界的狂言只是一時收斂卻並未放棄，危機仍然四伏，黃金時代並無跡象可尋。「禮運」說的大同世界，馬克斯說的共產主義社會，連海市蜃樓也未形成。共產主義者更倡言，必須經過暴力階級鬥爭，人類的平等和幸福才能實現，那就流血戰爭的歷史非重演不可。

有人說，一部世界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說是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的歷史。可是，怎樣界定階級呢？農民起義，勝利了，打倒了皇帝，自己又做了皇帝，然後又去壓迫人民。循環往復，幾千年來都是這樣，直至今天。因些無寧說，一部世界歷史只是野心家互鬥的歷史。即使是農民，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打了江山之後就成為野心家，更不要說原來是世襲的統治者了。歐洲有亞歷山大、拿破崙、希特勒和史大林，中國幾千年來更多。古代的秦始皇到今代的秦始皇，不勝枚舉。野心家好大喜功；要個人名垂千古，奠萬世不朽的基業，殘民以逞，從不手軟。倒楣的只是老百姓。胸懷救世救民的釋迦牟尼、耶穌、孔、孟、孫中山，還有許多志士仁人，至今都沒有使世界進入黃金時代。野心家成為人類的主宰。「人類文明是否只是一個包裝，野蠻的本質隨時可以爆發，永遠像魔鬼般可怕？」卡德萊也感到惶惑了。

歷史的腳步不只遲緩，而且往往走回頭路。「民為重，君為輕」，兩千多年前封建時代一個儒家的